



世界文學名著

織工馬南傳

奧利哀特著
梁實秋譯

SILAS MARNER

By
GEORGE ELIOT

Translated by
LIANG SHIH TS'U

世界文學名著

織工馬南傳

序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三個大小作家是 Dickens, Thackeray, Eliot. 這三個作家當中，中國讀者最熟識的是迭更斯，奧特的作品譯成中文的恐怕本書還是第一部罷。

本書的作者共有四個姓名：

(一) Mary Ann (Marian) Evans.

(二) Mrs. George Henry Lewes.

(三) Mrs John Walter Cross.

(四) George Eliot.

最後一個是「筆名」，她是以這個名字著稱。

喬治奧利奧特生於一八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英國中部之 Warwickshire。她的父親

是一個家道小康的田產經理人。哀利奧特的天性穩重端莊，在學校時勤於攻讀，故有『小媽媽』之綽號。十六歲時因喪母歸家主持家政，但她仍以餘暇自修她最喜歡的研究是語言文字，希臘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伯來文——無不精通。

哀利奧特不但有學者的氣質，並且是一個懷疑的思想家。她雖然是一個忠實的耶穌教徒，但是對於耶穌教的神學系統一向抱着懷疑的態度。他的父親是虔奉英國國教的人，所以有一次哀利奧特拒絕到禮拜堂，他的父親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結果是父女的關係破裂。哀利奧特悄然離家兩月後她纔為孝心所迫，勉強歸家，答應履行宗教的一切儀式。但是她的理智上的懷疑始終不得消滅。她一生雖然篤信宗教，而並沒有單純的信仰。過後不久她的父親死了，她到歐洲去遊歷，在日内瓦住了一年。這可以說是她的生活的第一時期，這時期是她的文學生涯的準備期，她在冷靜的觀察英國鄉間的各種喜怒哀樂的慘劇。

她回國後即結識了當時英國一般解放的思想家，如密耳和斯賓塞等，於一八五〇年開始向西敏斯特評論投稿，這雜誌在當時是一個激烈的言論機關，她過後不久就做了該雜誌的總編輯。

經斯賓塞之介紹她認識了魯易士 (George Henry Lewes)，他當時是領導的編輯，著有哥德傳，文名極甚。於一八五四年她與魯易士結婚，至德國蜜月旅行。這是她的生活的第二時期，她已從事於作文的實習，並且得到了魯易士的同情的鼓勵。

哀利奧特一直到三十六歲，沒有要做一個小說家的念頭。她開始寫小說，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她的處女作牧師生涯一書 (Scenes from Clerical Life) 發表於一八五七年，這部小說包涵三個短篇，第一篇是牧師巴頓慘史 (Sad Fortunes of the Rev. Amos Barton)，這便是魯易士竭力慫恿她寫的。寫成後她即以哀利奧特的名字送給勃拉克烏得雜誌發表。嘗試成功之後，她繼續努力，兩年後發表她的傑作亞當比得 (Adam Bede)，這本小說勃拉克烏得先生送給卡賴爾夫婦披閱，卡賴爾覆信說：

『你送來的書是「本一人的書」 (a human book) 是一個活人從心裏寫出來的，不僅是從一個著作家的腦子裏寫出來的』

卡賴爾夫人覆信說

字

三

「我讀完這本書之後，我對全人類都表同情了。」

卡賴爾甚至 Thackeray 都把哀利奧特認做一個男人，只有迭更斯懷疑作者是男人。繼續亞當比德而出版的小說，有一八六〇年之河上磨坊 (Mill on the Floss)，一八六一年之織工馬南傳，一八六三年之Conola，一八六六年之 Felix Holt，一八七二年之 Middlemarch，一八七六年之 Daniel Deronda。在寫小說時間內，她還寫了一些詩。魯易士死後二年，於一八八〇年她改嫁一個美國銀行家克勞斯先生，赴歐洲旅行，但是就在這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她死了。

哀利奧特寫小說不是爲人消遣的，她每有所作必以全副精神來對付。她寫完河上磨坊之後，精疲力盡，數星期後方纔復元。她自已說「我開始寫 Conola 的時候還是一個少婦，寫完的時候變成一個老嫗了。」她又說「我的書對於我都是十分嚴重的東西，都是從我一身中苦痛的紀律和難得的教訓裏來的。」她又說「人生的偉大事實在我心裏掙扎着要藉我的口喊出聲來，但是『只能斷斷續續的說出來一點』。」哀利奧特的小說內容是人性的描寫。她不僅敘說故事，她是藉了一個故事做骨幹而從各方面來分析人的心理，人的情感，她真能鑽到小說裏去，鑽到小說裏

的人的心裏去。

我譯的織工馬南傳不一定是哀利奧特的最好的，一本不過很可以代表她的作風。她的文筆和她的思想一樣是很繁複的，因為她知道許多國的文字，所以她在用字一方面常能異常的博洽，和迭更斯的那種粗淺的新聞報紙派的文章真不可同日而語了。我在翻譯的時候很感困難，恐怕有時句子不免太冗長太生硬，這只是我的能力不濟的原故；譯完了也沒有求人校訂錯誤，恐亦不免，請讀者指正。

二十年八月六日 青島

織工馬南傳

卷一

第一章

當初紡織業盛行的時候，（註一）不但農家到處機杼札札，就是富家婦女身著絲繡，也往往有一架細木精製的玩具一般的紡機，——在那個時代，深山狹巷裏常常可以看見一種人，面目鰾頰，身軀渺小，若和鄉下的強壯的農民比較起來，簡直就像是被淘汰了的人種的遺民這樣的一個面貌生疎的人，若在初冬坡上行走，背着夕陽，成一黑影，牧羊人的狗就會狂吠起來，因為狗爲什麼要喜歡這種背負重袋佝僂着的人呢？——這些面目鰾頰的人還是很少出來而不帶着那神祕的口袋的牧羊人呢？他明知道那口袋裏所藏的不過是蘇線，或是蘇線織成的長卷的蘇葛，但是他心裏

還不免懷疑，紡織雖然是不可少的事業，若惡鬼魔從中協助，恐怕永遠紡織不成罷。在那古遠的時代，一切人或物，凡是不曾見過的，常會引起迷信，即是偶然的事物，例如負販者或磨刀者偶然光臨，也要引爲異事，沒人曉得那些流浪的人們的家在那裏，或起源如何；你怎麼能解釋一個人呢，除非你至少要認識一個認識他的父或母的人。從前的農人，對於凡是在他們直接經驗範圍以外的世界，都看做神祕縹渺的境地，所以從他們的拘囿的思想看起來，流浪者的生活就如同在春天纔飛回的燕子所度的冬日生活一般的渺茫難考；即是僑居的新戶，他若是從遠方遷來的，四鄰對他總有猜疑的態度，他也許安分守己的過他的一生，最後犯點什麼罪，犯四鄰絕不因此驚訝，因爲四鄰自始至終是在猜疑他，對於越有才名越有技藝的人，越有這種情形。用文字傳達的一切智慧，以及一切鄉民不經見的其他技藝，都是令人可疑的，誠實的人，大家看得見他們生長，大概不會十分的過於聰明——頂聰明也不過是到能預察天氣微候的程度。至於那些技巧的養成，其學習的手續是完全令人不曉得的，那裏而是當然包涵着什麼鬼怪作用了，因爲如此，那些散居的織工們——由城裏遷到鄉間來的——常常永遠的被鄉民視爲異類，有此隔膜的情形，他們往往愈養成希

奇的習慣。

十九世紀初葉，有一織工名叫塞拉斯馬南，住在拉維羅村附近榛叢裏的一座石屋裏，離那廢棄的石坑不遠。塞拉斯的機聲比起那鄉間的打穀的篩籬連軸，其聲調自是不同，遠沒有那樣的自然悅耳，所以拉維羅的兒童常常撇了採果採菜的戲遊，向石屋窗間偷着觀看塞拉斯的機織的動作，感覺無限驚訝，同時看着織工彎腰踏車一般做着苦工，心裏又不免油然有藐視他的快感了。有時塞拉斯停工整理一條紊亂的線，看見那羣孩子，他便大不高興，雖然愛惜光陰，也不免離開織機去打開門，向他們凝視，嚇得他們逃走。塞拉斯的慘白的臉上，卻有兩個褐色的突出的大眼瞤雖然非常近視，但是誰敢說他若定睛凝視，距在後面的孩子會不因此而抽風，拘攣，或是歪嘴呢？孩子們也許聽他們的父母講過塞拉斯馬南會醫濕癱病，只要他肯醫的話，並且更可怕的是，假如你對他禮貌週到些，他可以叫你省卻一筆醫牛費。像這一類的奇異的惡魔崇奉的遺跡，在白髮鄉民的言談裏還可以聽到一二，因為頭腦簡單的人，很難把能力和善意兩個概念聯在一起，一生在原始的需索中困窮的人，從無宗教信仰的啓發，只知道苦工謀生，所以他們對於目不能見的神力之概

念是很渺茫的，總以為神力須要經過苦苦哀求之後，方不加害於人。對於他們，苦痛與意外的可能性比起快活與享樂的可能性，其範圍是廣大多了；他們的想像絕對不能產生慾念與希望，因為充滿了永遠使人恐懼的記憶。有一個老年工人，病勢垂危，他的妻給他的食物他都不要吃，我就問他：『可有什麼東西你是想要吃的嗎？』他回答說：『沒有。我一向吃的只是糙糧，現在我吃不下這個了。』他的經驗從來沒有使他想像到過什麼東西可以引起他的食慾。

拉維羅這個鄉村保有許多舊日的風俗，沒有被新的文化所浸滅。這地方也並非是化外的荒村，並非只有少數的牧羊人散居其間；正好相反，這鄉村正座落在我們所謂的「快樂英格蘭」的肥沃的中原裏，這地方的田地，若是從教會一方面看，是每年可以收很豐富的租稅的。不過這村落是藏在一個叢林圍繞的谷裏，由任何大路上的稅卡要足是一個鐘頭騎馬的工夫纔可以到，所以公共馬車的喇叭聲以及輿論是永遠不到這個地方的。這鄉村的样子卻不寒儉，有很好一座古老的禮拜堂，中間有一塊大墳地，大路近傍還有兩三所磚石砌的大住宅，附帶着有圍牆的果園和裝璜屋頂的風信旗，比牧師住宅還要堂皇。牧師宅就在墳地那邊樹林過去——這樣的一個村落表

示它的社會生活是正達到最高點了，有經驗的人一看就知道，附近固是沒有什麼大公園大公館之類，但是拉維羅必有幾個紳士逍遙自在的隨便種點田，在那打戰的時代，就是不用心耕田，也儘可吸取不少錢，足夠揮霍，歡樂的享受聖誕節，聖靈降臨節，復活節。

塞拉斯馬南來到拉維羅已有十五年了，他來的時候不過是一個臉色蒼白的青年，一雙突出的近視的褐色的眼，對於一般有普通知識經驗的人，他的外貌也沒有什麼奇特，但是對於本地的鄉民，他的特點可就不少，和他的職業之神祕，以及他所從遷來的遼遠的「北方」，其可異正不相上下，於是他自有他的生涯，他從來不請客人走進他的門，他自己也從不散步到彩虹酒店去喝幾兩酒，也從不到輪匠處去閒談，天，他不和一個男人或女人來往，除非是爲了做生意起見，或是購置必需品，所以拉維羅的女郎們不久就都曉得，他永遠不會要強娶他們一個做妻——就好像已經聽到她們的議論決不肯嫁給一個復活的死人，塞拉斯所以被人這樣看待，除了白臉和大眼睛以外，還另有緣由，因爲哲姆羅德尼，捕鼯鼠者，曾經說過，有一晚他回家時候，看見塞拉斯馬南背負着重袋，靠着石階站着，若是神志明白的人，一定會把口袋放在石階上的了，走近時只見塞拉斯的眼

時像死人一般的直向他說話，搖動他，原來四肢僵了，兩手像鐵的一般抓住口袋；他剛剛認定這個織工是死了的時候，他猛然活了，說聲『再見』就走了。哲姆賭咒說這是他親眼看見的，並且說得清楚就是在卡司紳士的田上捉鼠的那一天，在鋸木坑旁邊。有人說塞拉斯必是中風，中風這個名詞似乎可以解釋一切令人難信的事；但是健談的梅西先生，他是本教區的教會執事，卻搖頭了，他說誰看見過一個中風的人還能立着呢？中風是疾症，是不是得疾症的人往往使四肢殘廢於是便要靠教區來養活他，假如他沒有兒女。不是中風，不是的；兩條腿還可以站着的人，像是車轅中間的馬，你只要說聲『哦喝』就會向前走，那還能說是中風嗎？不過靈魂脫壳倒是有的事，靈魂就像鳥從巢出進一般的從身軀出進；人之所以能過度聰明，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有些人就是魂不附體的到什麼學校裏去，和普通鄉民所學的不同了，普通鄉民所能學習的不過是靠了五官和一位牧師而已。馬南從什麼地方學來的關於藥草的知識，還有畫符，假如他肯畫的時候？哲姆所講的故事是人人意料中的事，只要你看見過他給薩黎歐提斯治病的情形，她發熱了兩個多月，醫生總是治不好，心跳得身體都快爆了，塞拉斯卻能使她如孩子一般的睡了，只要他高興他還可以給更多

的人治病，這個人總值得使人對他客氣，至少爲了令他不加害於你起見。

一部分因爲人家對他隱有懼意，所以馬南稍能自衛，不因自己怪異而遭人迫害；但還有更充足的緣故，那就是鄰區塔列的老織工死了，所以他憑了手藝備受當地較富的婦女的歡迎，即是節儉的村人也往往在年底存起一些紗線，因爲他有用，所以人家對他的敵視和猜疑也就無形抵消了，其實他給他們織布，質料尺頭從來沒有錯過，似乎不能證明他有什麼可疑的地方。許多年過去，四鄰對馬南的印象沒有什麼改變，除非本來認爲新奇的現在變爲慣常了。十五年終的時候，拉維羅的人所說的關於塞拉斯的話還是和十五年前一樣；只是他們不大常說罷了，可是一說起來，似乎信得更堅。許多年來只添了一點新的談料：塞拉斯馬南積蓄了不少的錢，可以買比他更大的人物的財產。

一般人對他的意見沒有什麼變動，他的日常生活也看不出什麼變動，但是馬南的內心生活卻有過一段歷史和變化，熱心腸的人忽然投到孤寂的生活裏恐怕都是如此。他來到拉維羅之前的生活是充滿了活動及友誼的精神，凡是早年投身到一個狹隘的教會裏的匠人，他們的生活都

是如此的，在教會裏即是頂窮的平民也有靠了口才出頭的機會，至少也可以一聲不響的在地方的政府組織裏做一個投票者。馬南在那小小的世界裏是很受尊視的，禮拜堂在燈場集會的時候，本身就是一個世界了；他是出名的有模範的生活，熱誠的信仰，但是有一次在祈禱會的時候他忽然很神祕的失了知覺，足足有一個多鐘頭，人都疑心他是死了，自此之後，大家對他都有一種特殊的注意。塞拉斯自己，或是牧師，或是教友們，若從醫學方面來解釋這種現象，那就等於是否認這裏面隱藏着的精神的意義，所以塞拉斯顯然是負有特殊的信徒的使命的一個教友了；雖然這特殊使命很難解釋，因為在他昏迷的時候，他並不會看見什麼神聖顯靈，但是他自己和大家都相信靈魂的啓發和虔誠即是啓發的結果，若不信的人，恐怕就與事後以復活的記憶的方式捏造成靈異的故事若是較其不明白的人，也許就與相信這樣的故事；但是塞拉斯是又確實又明白，雖然他是像許多誠實而虔敬的人一般，沒有受過相當的教育，以致他的神祕的感覺沒有一條正確的出路，因而漸漸沒作了研究和知識的正當途徑，他的母親曾傳授給他一些採集藥草製藥的知識——這是他母親給他的唯一的遺傳的知慧——但是後來他自己又懷疑到實施他的

醫學之是否合法，因為他相信只有藥草而無祈禱是無功效的，而有了祈禱也就無須再要藥草了；所以他由遺傳得來的喜歡在田野搜索狐爪花蒲公英駒蹄花，他覺得漸漸是不正當的一種被惡魔誘惑的舉動。

他的教友當中有一個青年，比他年紀稍大，彼此交情很密，所以燈場一帶的教友們都說這兩個人真是不可分離的。對朋友了這個友人的名字叫威廉德恩，這人在當地也是著名的少年老成，不過有時對信心較弱的教友常常太嚴酷一點，並且自負過甚，自以為比他的教師還聰明。別人縱然看出威廉是有缺點，在他朋友眼裏，他是一點錯處都沒有；因為馬南的天性是虛心的，容易感受別人的意見，所以在無經驗的年紀的時候更容易仰慕有權威的態度，屈服在對方勢力之下。馬南的臉上露出誠實簡單的神氣，兩隻大眼是近視的，對人只會怯懦的呆視，益發顯着老實。威廉的神情則正好相反，嘴唇很緊，兩眼是又細又斜，隱藏着內心勝利而又不外露的那種得意神氣。兩人最喜歡談論的題目之一，即是「死後靈魂必可獲救」。馬南自承說他對這問題的態度頂多也不過是在希望當中混上恐懼，而威廉卻宣言說，在他皈依宗教的時候，曾夢見打開的一本聖經裏有

一張白紙，上面單單的寫着「死後必可被召上天」，（註二）於是他就堅決的信仰了。許多白臉的織工常常有這樣的談話，他們的沒有修養的靈魂像是小鳥無家可歸似的在黃昏中飛翔。

無猜無慮的塞拉斯以爲他締結了另外一種更密切的關聯，是不會損及他的友誼的。因爲他幾月前已和一個青年女僕締結了婚約，現在只等着彼此多積蓄一點錢便可結婚；他每星期和他的未婚妻薩姬會面一次，有時威廉也參加，她也不反對，所以他暗自喜歡。就是在這個時節，塞拉斯在祈禱會中風昏迷的事，終於在宮時，大家們自然對他卻極注意，並且多方問詢，就中只有威廉的主張是和一般同情的態度不合的。他說這種昏迷的狀態，是惡魔的附身，不是神聖的靈異。於是苦勸他的朋友自己反省一下，究竟做過什麼虧心的事。塞拉斯以爲這是朋友應有的勸告書備，所以他並不惱怒。不過朋友面這樣猜疑，心中暗自苦痛。但是不久更加焦灼了，因爲漸漸看出薩姬對他的態度也發生動搖，時而強做親近的樣子，時而不自主的表示厭惡規避的樣子。他問她是否願意解除婚約，她否認。他們的婚約是教會所曉得的，祈禱會中被承認過的，非嚴加調查之後是不易解除的，而薩姬也實在沒有理由能使輿情贊許這時候，老年的教會執事病篤，他是沒有兒女的鰥夫，